散文

缅桂花

○ 刘丽丽

今年国庆节我没有回老家，而是选择留在重庆，静下心来读书，也有很多收获。快开学了，我决定到校园里走一走。

从初中部一路走来，整个校园很安静，桂花都已经开罢了，很奇怪，伯承楼前依然有暗香浮动，这是什么香？从哪里传出来的？我使劲闻了闻，有别于香水或者香料的锐利逼人，这种香若有若无，醇厚自然，应该是某种植物散发出来的。

十月的晴空，浮云悠闲，远山在秋阳之下惬意伸展，江上水汽蒸腾，教室内传来琅琅书声，高中部的孩子们已经开始上课。这香气，到底从哪里来的呢？

楼前几株桂花树，枝丫间已经不见了往日的金黄璀璨，极个别的还留着枯萎桂花的痕迹，但味道却已经消散了，不是它们。继续向前走，要下台阶了，我撑开伞，遮挡炙热的阳光。香气越来越浓，四下逡巡，绿化带的灌木丛中都找遍了，也不是它们。旁边有位女士撑伞走过，面沉似水，我本想询问一下这香气的来源，又觉得唐突，作罢。难道是我的错觉？脚步徘徊间，头顶传来一阵鸟儿欢快的叫声，循声望去，啊！我看到了鸟儿，也无意间找到了香气的来源。就在高大的树冠上，几乎每个梢头都有成簇的白色花朵绽放，阔大的叶子为它们打了掩护，仔细看，这种花花瓣狭长，像美人翘起的兰花指。每一朵花有八到十瓣不等，白色的花瓣厚绒绒的，摸上去的质感温润丝滑。白瓣，黄蕊，格调雅致。花芯，像小小的麦穗层叠累积，未曾绽开的花苞呈浅绿色，即将开放的时候转为白色。微风吹拂，无数的白色花朵如同蝴蝶翩翩起舞，又恍惚一树欢歌从云端洒下，告诉世人，要的就是这样自由飞升，卸下负累，拂去惆怅，享受全身被香气包围的松弛感。

没有舞台，天地即是；没有观众，秋风即是；没有伴奏，雀鸟的啁啾即是。我在树下久久伫立，沉醉于这秋日的盛宴中。

它叫白兰花，当地人叫它黄果兰，木兰科含笑属常绿乔木，树身能高达20米。白兰花的花香并非浓郁扑鼻的直白，而是层次丰富，带有一丝清冷悠远，像月夜里的笛声。在这层次丰富的香气中，某一刻的味道是我所熟悉的。童年时代，村人喜欢喝茉莉花茶，家里来了客人，父亲总要抓一大把放入壶中，用开水沏得酽酽的，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彰显主人的诚意。后来我长大些，他便教我待客之道，客人来了，要将茶壶茶杯用热水烫过，壶嘴不能对着客人，给客人倒茶的时候也有讲究“酒要满，茶要浅”。“酒要满”是为了体现主人的好客；“茶要浅”则是方便给客人续水，让茶水始终保持一定的温度。一杯浓酽的茉莉花茶所发散出来的，就是这样的气息，木质醇厚的香，有涩味，苦过之后有回甘。

白兰花，又叫缅桂花，汪曾祺先生曾在《昆明的雨》中专门有一节写过它：“雨季的花是缅桂花。缅桂花即白兰花，北京叫作‘把儿兰’(这个名字真不好听)。……缅桂花盛开的时候，房东(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寡妇)就和她的一个养女，搭了梯子上去摘，每天要摘下来好些，拿到花市上去卖。她大概是怕房客们乱摘她的花，时常给各家送去一些。有时送来一个七寸盘子，里面摆得满满的缅桂花！带着雨珠的缅桂花使我的心软软的，不是怀人，不是思乡。”

房东家的大缅桂花树，暗含对昆明生活的追忆。抗战时期，国运艰难，西南联大从教授到学生都穷。汪曾祺是穷学生之一，房东的身份是个“五十多岁的寡妇”，身边的是“养女”，在战乱年代，母女俩谋生肯定不易。租客是几个穷学生，没有固定收入，有时候吃了上顿没下顿，后来连房租都交不起。交不起，她也让他们住。缅桂花开了，还给他们送花，盛花的器具是“一个七寸盘子”，多么庄重。“摆得满满的”，说明不是虚与委蛇，是诚心诚意的分享。“带着雨珠”，说明了昆明的雨多，也说明冒雨送来的花是新鲜的。缅桂花中，含着温情，透着智慧，这份人情之美，给了《昆明的雨》这篇文章以温暖的底色。

2017年底，山东省教科院在日照举办初中语文研讨会，青岛市李沧区教研员张合宝老师执教了观摩课《昆明的雨》，张老师的教学设计精妙、语言简洁，讲到送缅桂花这一节，他带领学生进行赏析，学生言毕，张老师作了点评，至今印象深刻，他说：“贫而无怨难。”我觉得这五个字已胜过千言万语的说教。

“你很辛苦，很累了，那么坐下来歇一会儿，喝一杯不凉不烫的清茶，读一点我的作品。”《我的创作生涯》里，汪曾祺这样写道。汪曾祺是文学大家，不仅文章写得好，更重要的是他的心是贴近读者的。

花映人心，茶暖岁月，身旁的缅桂花越发让人觉得亲切起来。

随笔

只有香如故

○ 倪泽寅

初次看到“林徽因”这个名字，记得是在一本“八卦”杂志的边角。彼时的书页上，她的名字与“金岳霖终身不娶”“梁思成相伴一生”的字眼很是纠缠，配图里旗袍浅笑的模样，曾被解读成“周旋才子间的风流女子”。年少的我未读她的只言片语，便顺着这标签将她归为“靠才情容貌博眼球的传奇”，却不知这被流言裹住的名字，恰如陆游笔下初雪覆枝的梅，纵使外界误读如霜雪，其灵魂深处的芬芳早已穿越岁月，从未消散。

真正“嗅”到林徽因的第一缕“香”，是读了她的《你是人间的四月天》。当“笑响点亮了四面风；轻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的字句从唇间流出，我忽然被文字里纯粹的温柔击中，这哪里是“八卦”里的“风情”，分明是母亲对新生儿子的珍视，是对生命最真挚的歌颂。后来读《莲灯》，“荧荧虽则单是那一剪光，我也要它骄傲地捧出辉煌”的字句更让我震撼，原来她的文字从不是无病呻吟，而是对理想的剖白、对生命的坚守。这缕文字的清香，像寒梅初绽的气息，第一次吹散了我对她的刻板印象，让我窥见她灵魂的底色。

再后来，在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里，我寻到了她更厚重、更绵长的“香”。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战火纷飞，林徽因拖着病体，与梁思成骑着毛驴穿梭在山河之间，从山西五台山的佛光寺到河北正定的隆兴寺，断壁残垣中她弯腰丈量斗拱尺寸，荒草丛生里她俯身辨认梁架结构，肺病发作咳得直不起身，她仍在昏黄油灯下一笔一画绘制建筑草图。有一张老照片我看了许久，她穿着粗布衣裳，头发被风吹得凌乱，却笑着蹲在石碑前，手指轻轻抚过斑驳刻字，眼里满是对文化的敬畏。此刻我才懂得，那些所谓的“情感纠葛”不过是旁人强加的注脚，她真正的人生主场是对中国古建筑的执着守护。这份在乱世中逆流而上的坚守，恰如梅经风雨而不凋，纵使前路坎坷，依旧把文化传承的芬芳留在了每一张图纸、每一处考察过的遗迹里。

林徽因在抗战时期的书信更让我读懂她灵魂里深植的“暗香”。那时她与梁思成被困在西南联大，住的是漏雨的茅草屋，吃的是掺了沙子的糙米饭，肺病反复发作却连基本的药物都难以获得。可她在给友人的信里从未抱怨过生活的艰辛，反而写道：“我们仍在继续研究工作，希望能为战后的中国建筑事业做些准备。”她一边与病痛抗争，一边坚持给学生上课，还与梁思成一同编写《中国建筑史》，用文字为民族文化筑起一道防线。而那些被传得沸沸扬扬的“情感故事”，细究之下不过是文人之间的知己之交：金岳霖为她毗邻而居，是欣赏她的才情与品格；她与梁思成的婚姻，早已超越了寻常的儿女情长，是事业上的伙伴，是困境中的战友。这份在苦难中始终保持清醒与热爱的风骨，像梅藏于枝间的暗香，不张扬，却足够坚韧，在岁月里愈发醇厚。

如今再想起当初对林徽因的偏见，我不禁汗颜。我们总爱用碎片化的“八卦”定义他人，却忘了每个人都是立体的、复杂的存在。林徽因从不是什么“风流女子”，她是才华横溢的诗人，是执着坚守的建筑学家，是在乱世中始终忠于民族、忠于理想的独立女性。她的人生，不该被简化为几段模糊的情感传闻，而应被铭记的是她笔下温暖的诗意，是她为中国建筑事业付出的心血，就像陆游笔下的梅花“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纵使历经岁月打磨、外界误读，她留在文字里、图纸里、文化传承里的芬芳，至今从未淡去。

这份“香”也成了我人生的启示：看待一个人、一件事，不能只听外界的喧嚣，唯有沉下心走进其世界，才能触摸到最真实的内核。而林徽因留给我的，不仅是那些动人的诗句与珍贵的建筑资料，更是一份忠于自我、奔赴理想的勇气。这份勇气，恰如梅之芬芳，会在时光里永远流传，也会在我往后的人生旅途中，时时相伴，并给予我力量。

白鹭湖的晚秋

○ 张鸿志

霜降后的白鹭湖，更能显现出秋天的模样。要说初秋还被暑气包裹着，“秋老虎”还在长啸中展示着余威；中秋则是秋凉刚刚在这里落脚，暑热还藏在密实的芦苇中。而酽酽的晚秋，就像陈年老酒，愈发浓郁醇香，醉人心扉。

此时的白鹭湖波光粼粼，周边霜叶如醉，色彩斑斓，妩媚中带着成熟，成熟中透着大气，大气里又多了几多深沉。仔细看看，就这么一个短短的晚秋居然有着一年四季的颜色。黄色是秋天的标志，如美女的胭脂，让白鹭湖更加楚楚动人。白蜡树叶为长卵形，从侧面看去，像一把把梳子，梳理着秋天最后的美丽；元宝树叶像一只只小手在舞动着，诉说着对秋的留恋；银杏树叶形同折扇，在秋风中摇曳着，气定神闲。这三种树，叶子形状不同，但都呈现黄色，有的叶子的中心还浸透着猩红。那通透的黄，那响晴的黄，那辽阔的黄，相互交织在一起，遮天蔽日，铺天盖地。脚踩碎金，仰望金黄，感受着摄人心魄的美。

秋阳高照，秋风猎猎，树叶如同雪花一般大朵大朵地飘落。在我眼中，过了霜降，这橘黄如霞的叶子都会变为一朵朵花。在每一次生命的轮回中，都经历过花开花谢的过程，花开的时候，它们尽情地绽放，花谢的时候才会有一地的缤纷。

在深秋觅绿，别有一番风味。你看，白鹭湖周边的那一排排雪松，葱葱郁郁，绿得纯粹，让我一下子想到了春天。塔松笔直高耸，呈金字塔状，大枝平展，小枝略下垂，针叶呈墨绿色。雪松将根深扎在土里纹丝不动，像站岗执勤的哨兵，威严中带着帅气。春天来时它不露声色，夏天到时它默默吐翠，秋天来了它挂霜凝露，冬天到了他迎风斗雪，屹然挺立，它那种与生俱来的定力，低调坚韧，一以贯之，不愧为“树中英雄”。湖边的垂柳似乎还感觉不到秋末冬初的变化，依然随风摆动着绿色枝条，在湖面上画着柔美的弧线。看似柔弱的柳树却是生命力最顽强的树种，直到大雪时节，虽叶子黄绿斑驳，但仍不失风采。柳树从大寒黄叶脱落，到“五九六九沿河看柳”，只有短短五十天的时间，它昼夜不息地积蓄能量，堪称“树中劳模”。

白鹭湖湿地公园(资料图 李健生 摄影)

我徜徉在白鹭湖的东岸，一片红似火的海棠果映入眼帘，一位常年巡湖的园艺师向我们讲述了海棠果。在春天时，海棠树也是一片翠绿，以后栉风沐雨，承受太阳的光热，吸吮大地的养分，就由浅入深，如黛如墨，再渐黄而红，如火如丹，才收获我们看到这一粒粒拇指大的海棠果。近观海棠果，一簇簇密实相接，在阳光的照射下，红得鲜亮，红得耀眼，像一盏盏点燃的红蜡烛在秋风中摇曳。在我贪婪地紧盯海棠果时，坠落的一棵果子让我又看到了树下满地黄绿叠加的落叶，它们在完成光合作用之后，在海棠果丰腴红润之时，翩然离去，用血肉之躯实现了“化作春泥更护花”的夙愿。

晚秋继而初冬，是芦苇花盛开的季节，那一望无际的、洁白的、轻盈的、柔美的芦苇花儿，随风从湖畔铺天盖地飘来，更增添了白鹭湖湿地公园的雅趣。“人淡淡，水蒙蒙，吹入芦花短笛中。”重阳节后，与几个老友相聚，借着酒劲儿尽情吟诵着“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等诗句。微醺时，我独自来到白鹭湖东南角那一大片芦苇荡里，瞬间便沦陷其中，风摆芦苇，我也随风摇动着头颅，闭目吟诵：“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自得其乐，物我两忘。

如果把西区的中海比作“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湖，那么，这东区的白鹭湖则是“一半芙蓉水上红”的瘦西湖了。中海水面更宽阔更壮观，知名度更高。而白鹭湖呈葫芦状，寓意福禄吉祥，南北狭长但却紧致，低调内敛，还带点芦苇荡的“原始味”。白鹭湖经过春的沉淀、夏的蒸腾，湖水褪去了浮躁，凝练成一汪温润的墨绿，也不会再有波澜的惊起。今年中秋阴雨不断，白鹭湖水面上涨，数百只白骨顶鸡“拖儿带女”兴奋地在湖面上觅食游弋，长长的喙啄食形成的水圈儿与贴附在水面飞行留下的水痕交叉串联，由小到大泛起浅浅的水花，就像一幅幅徐徐展开的动态水墨画。

令人兴奋的是，今年白鹭湖又来了一批“新客人”——凤头鸊鷉。它们体形硕大、羽毛多彩、憨态可掬，“成双成对”地游弋在水面上，吸引了不少游客翘首观望。白鹭湖名副其实的飞禽就是白鹭，令人更为欣喜的是在南小岛上出现了六只白鹭，红红的喙、洁白的羽毛、黑色的长腿，它们迈着公主般的步伐，昂起高高的头颅，时而啄食，时而警觉地注视着周围，稍有异常，它们立即飞起，盘湖飞翔两周后，又落在南小岛上。据工作人员介绍，近年来当地政府加大了对白鹭湖的投资建设力度，已着手在南小岛建立隔离区，并筑巢引鸟、定期抛食。看来白骨顶鸡、凤头鸊鷉还有白鹭等候鸟已将白鹭湖定为过冬的栖息地。它们在白鹭湖“安家落户”，正应了那句“良禽择木而栖”，有此良禽与我为邻岂不兴哉？

“春有百花秋有月”一句话道出了秋天的月夜是最美的，而夜游白鹭湖，我体悟就更深了。农历九月的一个夜晚，我漫步在白鹭湖畔，凉风拂面，波澜不惊。没有了夏日的蝉鸣，没有了夏夜的喧嚣，一切静谧而安详，感受着岁月静好。走在柳树成林的步道上，两侧路灯在枝条的摇曳下，或明或暗、影影绰绰，远远望去好似幽深的隧道，更像穿越时间的隧道，跑步八年的记忆瞬间浓缩在无尽的思绪里。白鹭湖周围华灯绚丽，流光溢彩，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都穿上了彩色的盛装，倒映在水中的景色美轮美奂、缥缈空灵。皓月当空，月明星稀，皎洁的月亮慢慢爬上来，投射在白鹭湖中，水中又多了一个月亮。苏东坡那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只有身临此时此景，才领悟得更真切更透彻了。

今年第一场大雾时，我走进了大雾笼罩中的白鹭湖，浓稠的大雾里百步之外不辨人影，行走在湖畔如踏入仙境，晴朗天时看到的一切都模糊不见了。有时候，人在朗朗乾坤下看世界，因看得太真切反而觉得厌倦、无聊，转而在虚无缥缈中才可以找到感觉，在朦胧中寻找美好，哪怕是虚幻的、暂时的。太阳托举着浓浓的团雾慢慢升起，大雾开始渐渐退却。深秋的白鹭湖啊，就像一个风韵犹存的美人，眼角眉梢里深藏着历练后的从容，她用偌大的胸膛护佑着白鹭湖的一草一木、一鸟一虫，积蓄着浑身所有能量迎接冬的到来。待到来年开春时，她再以春雷般的清脆嗓音大喊一声——春来了。白鹭湖畔的绿植便抖一抖身上的枯枝败叶，迫不及待地穿上绿色春装，那一刻白鹭湖又绿了。

诗歌

等待雪的降临

（组诗）

○ 时永琰

城市一隅

桥头卖河鲜的人，桥下捕鱼的人
街上吆喝卖糖葫芦的人
他们都是不和生活计较的人
都是不懂得跟命运讨价还价的人
早出晚归，在城市里劳作
用汗水换取报酬，养家糊口
然后沉默着沿城市轨道摸索回家

我熟悉他们疲惫的身影
还有难能可贵的开怀一笑
漫长街道中，他们如星光闪烁
我重新定义命运：用劳动去获取
用热情去生活，用爱去爱

青藤

乡间有很多植物，一见到它们
疯长的青藤，我就能
叫出一个个名字，五月的黄瓜
九月的红薯，其实它们都是
藤上长出来的常吃的食物
但注定有些植物你无法叫出名字
就像现在
我看见一枝细小的青藤
从墙上探出头来，它牵着
细嫩的叶，贴着墙壁向下延伸

我叫不出名字，因为以前没有见过
我注意到它，是因为
它碰巧重合了墙上的裂痕
一步一惊地伸进了我的心里

路边理发师

一镜，一凳，一剪刀
一招，一式，一人生
这个在别人头上开荒的匠人
始终等不来自己的春天
匆匆过客，不问姓名和来处
他以为，剪掉岁月的参差
整个世界就年轻了
沧桑的手上，剪刀飞舞的速度
赶不上生活的快节奏
所有他理过发的人
有些脑海生出了无尽的烦恼
有些早已埋于黄土之下
他用身体余温烘干潮湿的眼眶

或许他剪的不是头发
而是在打薄所剩无几的光阴

等待雪的降临

昨夜风声收紧
预言了雪不久将至
清晨，透窗可见云雾弥漫
麦苗窃窃私语，我仿佛
听到了它们的“悄悄话”

也许，只有雪
才能唤醒沉睡的大地
于是，我弯下腰，双手合十
祈祷这个冬天
用一场雪，帮我喊回
那些远离故乡的人

乡村往事

墙根儿下，几位老人坐在石头上
枯瘦的脸上浮着褐紫色的光
他们聊着家长里短和村里的变化
也可能是某件仍未盖棺定论的旧事
有的试着淡定，有的执念不减
常有七八岁的孩童蹲在旁边
被那些故事和褐紫色的光所吸引

若干年后，孩子走出村庄
而那些老人一夜之间便消失了
从此成了一种传说

只有那几块石头继续裸露着
压着破土而出的草芽，也压着
一个孩童对一个村庄的念想